



◎ 驻村后遗症

□ 李俊涛

中午休息时,前不久刚从驻村第一书记岗位卸任的同事卫华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今早下楼,开车一路西行至许昌西站才恍然大悟,今天的目的地不再是禹州遥远的小山村,而是可以俯瞰东城区的20楼办公室。停车驻足,心里有点儿发酸,难忘的500多个日夜,难忘的7平方公里土地,难忘的家长里短,难忘的蒜面条,难忘的兄弟姐妹,难忘的……愿你们一切安好!

作为比卫华早一批的驻村第一书记,我瞬间明白了他为什么今天上班来得这么早,那是为90公里路程安排的时间量。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一上午坐在椅子上不动窝,闷闷不乐,神情恍惚,时而焦躁,时而发愣,反应总是慢半拍——曾经折磨过我的驻村后遗症,开始在他身上发作了。

生活是有惯性的。如果一个人曾经把心贴近一片土地,融入了那片土地的痛苦与欢乐;曾经与一个村庄成年累月地朝夕相处,操心着这个村里人的衣食住行,即使工作地点切换了,人回来了,他的心神还会有一部分留在那个村

庄,那里的人和事还会时时在他脑海里闪现。重新面对城市生活,他会有种种心理和生理的不适应,冷不丁会有一脚踩空的感觉袭来……

驻村对一个长期在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有诸多不适应。在城市里如果你不想做饭,可以通过街头的小饭馆、外卖等渠道来解决。可在村里,这些渠道全都消失了,一顿不做就吃不到嘴里。你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单身汉,夜晚的村部只住着你一个人,习以为常的路灯、市井的喧嚣都消失了。天特别黑,星星特别亮,你一个人住在比城里的豪华别墅房间还多的院落里,孤单如影随形。

但是,人的可塑性是很强的,慢慢地你适应了,变成了一个住在村部的村民。天光一亮,你就和村民一起到了地头,回来后蹲在院子里端着大碗吃饭,在几平方公里内的各个村之间走动,在村部调解村民纠纷,到村民家听大哥、大嫂说家长里短,忙着写各种材料,填各种上午发过来、下午就要交的表格,迎接动不动来个通宵加班……当你已经在乡村的生活轨道上流畅地滑行时,任期却结束了,你又被猛地抛回了城市生活。

我告诉卫华接下来他还会遇到什么情况,跟他说别难为自己,慢慢就缓过来了。

会从生理上抗拒上班。看着钟表的指针划过了起床时间,身体却像瘫痪了一样,一点儿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和自己作着艰难的斗争,懒驴上磨,拉屎尿尿,各种拖延,一遍遍检查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走到一楼忽然忘了门锁没锁,重新上楼……终于进了办公室,坐到座位上,会发现自己出了一身汗,精力已经耗得差不多了。

这种症状表面上是对按时上下班这种规律性生活的不适应,其实是单位里的工作他已经不太会了,甚至有点儿害怕。生活变化太快了,一两年的时间,机构的业务知识更新了很多,要是赶上机构改革,连岗位、领导、同事也全都换了。他显得笨拙,说起业务的事张口结舌,常常需要偷眼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他原本是这个群体的优秀分子,接受不了自己年纪一大把又成了新人。但是,也只能接受,就像接受刚入村时不会说“群众话”被群众笑话一样,放下身段,不懂就问。放下得越早,走出来得越快。装,很辛苦。

刚回来时,媳妇、孩子欢欣鼓舞。但是,差不多一周后,媳妇会说:“我怎么老感觉家里多了一个人呀!”多出的人就是他。乡村辽阔,他不知不觉练出了大嗓门。群众工作使然,他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的说话风格。大嗓门说大白话,他浑然不觉,媳妇、孩子却感到违和,会问:“你是生气了吗?为什么嗓门这么大?为什么这么说话?”其实,单位里的人也想问他,只不过不好意思问。他动不动就咧开嘴放声大笑的样子,也让他们怀疑他不是驻村驻傻了。

说实话,我驻村回来后闺女跟我疏远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觉得爸爸没以前和蔼了。媳妇说自己左耳耳鸣、神经衰弱,赶我去睡沙发,她已经不习惯我的呼噜声了。我仿佛又结了一回婚,磨合着重新融入家庭。我驻村时还想着结束后回家生个二宝,回城后才发现不可能。去时闺女上初中,现在上高中了,我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和她一起备战高考。等她上了大学,她妈妈已经45岁了,为了得到一枚鸡蛋把老母鸡给累病了,这事划不来。人到中年,很多事情耽误了就永远耽误了。

驻村后遗症也有良性的一面。经过几年乡村生活的摔打,我的神经变得无比大条,无论面对什么事、什么人都不再着急害怕。村庄是个大世界,虽然只有千儿八百人,关系却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村里当了几年领头羊,把村里的关系捋顺后,我的大脑成功升级,面对所有问题都能分分钟给出8个以上的解决方案。

这几年驻村正赶上脱贫攻坚。脱贫攻坚工作量大、考核严,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地毯式、无差别检查,从头皮发麻到虱多不痒、账多不愁,再到游刃有余、坦然面对,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怕了。在基层工作了几年,我们更加深刻了解我们的党,了解我们脚下的土地,前进的脚步更加平稳、踏实了。

驻村结束一年多了,我朋友圈里的原驻村第一书记们还会时常转发驻扎过的村庄的消息,帮村民们卖杂粮、卖水果、卖粉条、卖柴鸡蛋……他们像是从村庄走出的有出息的孩子,承担着全村人的希望。

我不知道卫华的驻村后遗症会持续多久,不过我知道自己的驻村后遗症转成了慢性,终生不会好了。



总第一二二七期



壮丽70年

□ 吕宝华

70年栉风沐雨
70年风雷激荡
70年筚路蓝缕
70年波澜壮阔
70年沧桑巨变
70年岁月如歌
70年砥砺奋进
70年春华秋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离我们越来越近
风正劲帆高悬
中国号巨轮向着梦想劈波斩浪
我们都是追梦人
我们走在大道上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无论我走到哪里
心中都流出一首赞歌
我最亲爱的祖国
我和你一刻也不能分割

我爱你 五星红旗

□ 孙向丽

五星红旗
开国大典上的旗帜
五十六个民族心中的旗帜
中华民族昂首挺立的旗帜
中华崛起复兴的旗帜
新时代扬帆起航的旗帜
引领发展的旗帜
永远前进的旗帜
旗帜引领方向
指引着中华儿女
开启新时代新征程
旗帜凝聚力量
激荡时代洪流
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吧
五星红旗
我爱你
五星红旗

国庆感怀

□ 张亚娜

祖国华诞七十年,辉煌成就不简单,国力富强民富足,幸福生活乐无边。民族复兴征程展,全国人民拍手赞。不忘初心加油干,继续前进再扬帆。

秋夜

□ 陈展

独饮泸州慢品茶,竹帘卷放嗅梅花。一轮云破相思月,今夜乡愁可到家?

◎ 留得残荷听雨声

□ 何依

残破也是一种美。护城河里的荷花经过一夏的盛放,逐渐走向衰败。热闹终会变得冷清,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人们见惯了荷花美丽的样子,乍一见衰败的景象,心中难免不是滋味。然而,转念一想便会释然,荣枯是自然规律,还是顺其自然吧!这样想着,我在护城河边慢慢走着,目光不时落在河面的残荷上,心中逐渐平静。

秋风袭来,带给人清凉和孤寂。秋天是肃杀的季节,也是丰富的季节。秋天的丰富不仅体现在物质上,也体现在色彩上,还体现在精神上。残荷作为秋天的一景,蕴含一定的喻义,引发人们不尽的思索。

李义山的诗中有“留得残荷听雨声”的佳句。留得满池的残荷,好听深夜的雨声,想来那种意境是极美的。李义山是有心的,他自然能领略残荷之美,再加上雨打残荷,那份凄清孤寂是言语和文字难以尽述的,真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李义山有满怀的惆怅,他的惆怅源于不得志。古今文人大多不得志,因为不得志,遂于诗中抒发情怀。就是发几句牢骚罢了,没有多大用处。文人大多天真,以为自己可以济世救民、扭转乾坤,其实是一厢情愿,他们最终会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在这种心境下,残荷就成了以李义山为代表的失意文人的安慰,也可以说残荷是失

意文人的化身。失望、愤懑、忧伤、孤独……种种情绪充塞于心,岁月不仅摧残着文人的身体,也摧残着他们的精神,心中只剩下了残荷,眼前只剩下了残荷,再没有少年时的书生意气、文采风流,有的只是和残荷的惺惺相惜、同病相怜。

《红楼梦》中贾府众人乘船游湖,当宝玉说要拔掉那些残荷时,林黛玉说:“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林黛玉喜欢残荷,自然有她的道理,她的身世、命运和结局于残荷倒很相似。美丽、纯洁的事物终将遭到摧残和毁灭,就像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美好爱情,残酷的现实社会是不允许这样的爱情存在的,林黛玉终会像残荷一样走向衰败、凋零。

荷花虽然残了,莲子却可以食用,还可以熬汤,有药用价值,深埋于淤泥中的莲藕也可以做成美味菜肴。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赞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性。至于残荷,虽遭岁月百般摧残,但高洁品性没有丝毫改变。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荷花盛开的时候容颜艳丽,残荷却憔悴不堪,干硬枯槁。

荷花的一生和人的一生何其相似。荷花有盛开时,也有衰败时;人有少年时,也有中老年时。及至老年,鸡皮鹤发,形容枯槁,和残荷又有什么区别呢?念及此,我不免感慨万千,趁着还不算老,还是珍惜眼前的大好光阴吧!以免徒留遗憾。



坝上秋色 吕超峰 摄

◎ 不曾走失的幸福

□ 卢坡

慢慢走出曹魏古城,如同关上了一扇窗,把那些三国故事隔在了过去。喧嚣的市井,连接着厚重的历史与繁华的当下。东行至护城河畔,过桥,拐个弯,河边的花砖小路上人车稀少,一切立刻慢了下来,静了下来。我扶栏眺望,慵懒温暖的秋日阳光映着河水,有几朵粉红色的荷花,挣脱叶的簇拥,婀娜绽放在清清水中。偶尔有仿古游船穿过荷叶通道驶来,闪过一位临窗沉思的女子,轻轻地来,静静地远,如微波荡漾的河水般拨动人的心弦。

不知不觉已近傍晚,柔黄的光从垂柳的缝隙间斜照下来,抚摸着我的肩头、脸庞。微风拂过,吹来《漫步在莎莉花园》的旋律,直抵人心。乐声漫

过垂柳和堤岸,浸润着小城的一隅。

我每次从省城归来,总喜欢漫步护城河畔,享受难得的宁静与淡然,丢掉满身的疲惫,接受故乡对一个游子的安慰和馈赠。

往前走,熟悉的街口,拐角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一间很小的门店,门口的烧饼摊上方罩着大大的遮阳伞。烧饼摊前,有四五个顾客在等着买烧饼。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妇,男的默默地干活,揉、搓、抻、擀、贴、翻,一小团一小团的面在他手中变成香喷喷、热乎乎、软糯糯的烧饼。女人微笑着,把做好的鸡蛋羹和豆腐干夹进烧饼,交给等待的顾客。夫妻二人配合默契,忙而不乱。

十几年了,每次回到小城,每次走过这条街,无论盛夏严冬,无论阴晴雨雪,我总能看到这对夫妇忙碌的身影。做烧饼,应该是很小的生意,夫妻

俩却坚持了十几年,每天都幸福地忙碌着。

风雨人生,自己撑伞。十几年的岁月,男人鬓已斑白微驼,女人忙碌的身影也不再轻盈。但是,我从他们的微笑中,读出了属于他们的默契、满足、坚守和幸福。或许每一天都收入寥寥,可这一对夫妻,用布满老茧的双手,为家中的老人和孩子撑起了一片蔚蓝色的天。每天,当他们干完活,披星戴月回到家,虽然劳累,可我相信,他们的梦是甜甜、踏实的。

余秋雨说:“真正的风景,只在人心。”纷繁而节奏仓皇的当下,我们行走在急速变幻的时空中,常常会迷失方向,信仰被怀疑蒙蔽,不少人奢望一夜变成富豪,对普通劳动者的汗水和坚守不屑一顾,丢弃从容的初心,再也看不到幸福的天空。

我又想起另外一个场景:那是去年,一个寒冷的下午,正是周末,小城郊外一所中学的大门口,我在等一位朋友。校门口满是接学生的家长,有车的躲在车中,没车的聚在靠墙的角落里,一边避风一边闲聊。不远处,停着一辆农用三轮车,驾驶座上坐着一个50岁左右农民模样的男人,他的三轮车前后都没有封闭,停在小汽车群中,有些另类。他不紧不慢地抽着烟,裹紧厚厚的冬衣,直直地望着学校的大门。下课铃声响起,大门一开,学生们蜂拥而出。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学生,穿着花格子上衣,小脸冻得通红,明亮的大眼睛中闪着兴奋,快步跑向那辆三轮车。到了车前,父亲几乎是半抱着女儿上了车。然后,他也爬上车,把一条厚厚的棉被翻开,一半围在女儿身上,一半铺在车上。最后,他拿

出一条毛茸茸的围巾,帮女儿围住冻红的脸。忙完这一切,他发动三轮车,迎风而行,渐行渐远。

刹那间,我心中涌起阵阵温暖和感动。我很想变成这位父亲,无论世界多么残酷冰冷,我只想拉着女儿,倾尽所能为她遮风挡雨,陪她回到温暖的家中。女儿呢?这个全身都被父爱包围的孩子,有没有羡慕那些坐在温暖舒适的小汽车中的同学呢?时隔多年,当这个女儿长大,为人妻为人母,在某个冬日寒冷的午后,她会忆起这个冬日,忆起被父爱包围的温暖和幸福吗?

生活如舟,辗转沉浮,茫茫人海,风雨飘摇。我们每天都在寻找幸福的北斗星,却不知幸福就藏在琐碎平凡的日子中,一直与我们相伴而行。幸福,从来没有走失。